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第三十八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

詩曰：三尺龍泉吐赤光，英雄萬載姓名芳。
男兒要遂封侯志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卻說牛皋一馬跑到粘罕營前，大叫一聲：「快些讓路！好等老爺去催糧。」就舞動雙鑼，踹進營來，逢人便打。眾番兵見他來得兇，慌忙報知粘罕道：「山上有個黑炭團殺進營來了！」粘罕大怒，拿了溜金棍上馬來迎。剛剛碰著牛皋，被牛皋一連七八鑼，粘罕招架不住，往斜刺裡取走。卻被牛皋衝出後營，到相州去了！粘罕回帳，叫小番收拾屍首，整頓營盤。一面再差人去催遣各位王兄王弟，速到牛頭山來，圍住他君臣再處。且說岳元帥這日昇帳，忽有探軍來報：「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不多時，探子又來報：「又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一連報了四五次。元帥想：「牛皋雖已踹出番營，那糧草怎能上得山來？」心下□分愁悶。

再說牛皋踹破番營，晝夜兼行，到了相州，一直到了節度使轅門下馬，大聲叫道：「快些通報！」就把那鑼在鼓上撲通的一下，把那鼓竟打破了！傳宣進內稟知，劉都院傳令牛皋進見。牛皋來至大堂跪下道：「都爺快看文書！快看文書！」劉光世看了文書道：「牛皋差了！限你四日，如今祇纔三日半，如何這般性急？且到耳房便飯。」牛皋道：「飯是自然要吃的，但糧草是要緊的，明早就要起身的嚇！」劉爺道：「這是朝廷大事，豈敢遲延？」傳令準備糧草。至二更時分，俱已端正，一面點兵三千護送。劉爺一夜不曾睡著。剛剛天亮，牛皋早已上堂來見都爺催促。劉爺道：「軍糧俱已整備，有道表章，煩你帶去。外有書一封，候你家元帥的。」牛皋收了表章書信，叩頭辭別，上馬便行。這日正行之間，忽然大雨下來，要尋個地方躲雨。望見前面有一帶紅牆，必然是個廟宇，忙忙催動糧車。趕到紅牆邊一望，不是廟宇，卻是一座王殿。牛皋也不管他三七二□一，命眾軍士把糧車推進殿內躲雨。

卻說這殿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。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，使一條酒杯口粗的鐵棍，力大無比，善於步戰。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：「不知何處軍馬，推著許多糧車，在殿上喧嘩糟蹋，特來報知。」鄭懷道：「那有這樣事！先王御賜的地方，那個敢來糟蹋！」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，大喝道：「何處野賊，敢來這裡討野火吃？」牛皋見來得兇，祇道是搶糧的，不問情由，舉鑼就打，鄭懷掄棍招架。不上四五個回合，被鄭懷攔開鑼，祇一把，把牛皋擒住。走進裡邊廳上，叫家人綁了，推至面前，喝道：「你是何方草寇，敢來糟蹋王殿？」牛皋大喝道：「該死的狗囚！你眼又不瞎，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？我叫牛皋，奉岳元帥將令，催糧上牛頭山保駕。在此躲雨，你敢拿了我，可不該凌遲罪？」鄭懷道：「原來是牛將軍，你也該早說個明白。」慌忙來解了綁，扶牛皋中間坐了，請罪道：「小弟乃汝南王鄭恩後裔，名喚鄭懷。久慕將軍大名，今日願拜將軍為兄，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，未知允否？」牛皋道：「我本是不肯的，見你本事也好，還有些情重的，且收你為弟罷。祇是肚中飢了，且收拾些酒飯來我吃了，好同你去。」鄭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就同牛皋對天結拜為弟兄。吩咐家人整備酒飯，殺了兩頭牛，抬出□來壇酒，到殿上犒賞三軍。鄭懷一面收拾行李，吃完酒飯，就回了牛皋起身。

說話的，那牛皋來時是連夜走的，故此來得快。此時回去有了糧車，須要晝行夜住，那能就到。這日行至一座山邊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擁出五六百嘍囉。為首一員少年，身騎白馬，手提銀槍，白袍銀甲，頭戴銀盔，口中大叫：「會事的留下糧車，放你過去！」牛皋大怒，方欲出馬，鄭懷道：「不勞哥哥動手，待小弟去拿這廝來。」提棍上前便打，那英雄掄槍就刺。大戰三□多合，不分勝負。牛皋暗想：「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，被他拿了。他兩個戰了三□多合，尚無勝敗，好個對手！」就拍馬上前，叫道：「你們且住手！我有話說。」鄭懷架住了槍道：「住著！俺哥哥有話講，講了再戰。」那將收了槍道：「你有何話，快快說來。」牛皋道：「俺非別人，乃岳元帥的好友牛皋。我看你年紀雖小，武藝倒好。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順朝廷，改邪歸正，豈不勝如在這裡做強盜？」那將聽了道：「原來是牛將軍，何不早說！」遂棄槍下馬道：「將軍若不見棄，願拜為兄，同往岳元帥麾下效用。」牛皋道：「這纔是個好漢！但不知你姓甚名誰？」那將道：「小弟乃東正王之後，姓張名奎，因見朝廷奸臣亂國，故爾不願為官，在此落草。」牛皋道：「既如此，軍糧緊急，速即收拾同行。」張奎就請牛、鄭二人上山，結為兄弟。一面整備酒席，一面收拾糧草合兵同行。

又一日，來到一個地方，軍士報說：「前面有四五千馬，紮住營盤，不知是何處兵馬？特來報知。」牛皋吩咐也紮住了營頭，差人探聽。不一時軍士來報：「有一將在營前，聲聲要老爺送糧草。」牛皋大怒，同了鄭懷、張奎出營。看那後生身長八尺，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坐下青鬃馬，手提一杆鑿金虎頭槍，見了牛皋便喝道：「你可就是牛皋麼？」牛皋道：「老爺便是！你是甚麼人？敢來阻我糧草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休要問我，我祇與你戰三百合，就放你過去。」鄭懷大怒，舉棍向前便打，那將架開棍，一連幾槍，殺得鄭懷渾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張奎把銀槍一擺，上來助陣，兩個戰了二□餘合。牛皋見二人招架不住，舉雙鑼也上來助戰。三個戰一個，還不是那將的對手。正在慌忙，那將托地把馬一拎，跳出圈子外，叫聲：「且歇！」三人收住了兵器，祇是氣喘。那將下馬道：「小將非別，乃開平王之後，姓高名寵。當年在紅桃山保母，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來，被小弟槍挑了番將，殺敗了番兵，奪得金盔金甲，金銀財帛幾車，留下至今。目下聽見朝廷被困牛頭山，奉母命前來保駕，今日幸得相會，特來獻獻武藝。」

牛皋大喜，叫聲：「好兄弟！你既有這般本事，就作我哥哥也好，何不早說！」當時就與高寵並了隊伍，在營中結為兄弟，用了酒飯。高寵就在前頭開路，牛皋同鄭懷、張奎押後。催兵前進，望牛頭山進發。

且說兀朮大兵已到，粘罕接著，將張邦昌、王鐸的事說了一遍。兀朮道：「既是康王同岳南蠻在山上，某家祇分兵困住此山，絕了他的糧餉，怕不餓死？」遂分撥眾狼主，四方八處紮住大營。六七□萬大兵，團團圍住牛頭山，水泄不通。岳爺聞報，好不心焦！

且說牛皋等在路上非止一日，已到牛頭山。高寵望見番營連絡□餘里，便向牛皋道：「小弟在前衝開營盤，兄長保住糧草，一齊殺入。」牛皋便叫鄭懷、張奎左右輔翼，自己押後。高寵一馬當先，大叫：「高將軍來踹營了！」拍馬挺槍，衝入番營，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打開一條血路。左有張奎，右有鄭懷，兩條槍棍猶如雙龍攪海；牛皋在後邊舞動雙鑼，猶如猛虎搜山。那些番兵番將那裡抵擋得住，大喊一聲，四下裡各自逃生！

兀朮忙差下四個元帥來，一個叫金花骨都，一個叫銅花骨都，一個叫銀花骨都，一個叫鐵花骨都，各使兵器上前迎戰，被高寵一槍，一個翻下馬去；第二槍，一個跌下地來；第三槍，一個送了命；再一槍，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。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，叫做金古淥，使一條狼牙棒打來，被高寵望番將心窩裡一槍戳透，一挑，把個屍首直拋向半天之內去了！嚇得那番營中兵將個個無魂，人人落魄。更兼鄭懷、張奎兩條槍棍，牛皋一對鑼，翻江攪海一般。殺得屍如山積，血流成河，衝開□幾座營盤，往牛頭山而去！兀朮無奈，祇得傳令收拾屍首，整頓營寨，不提。

卻說岳元帥正門坐帳中，忽探子來報道：「金營內旗幟撩亂，喊殺連天，未知何故？」岳元帥道：「他見我們按兵不動，或是誘敵之計，可再去打聽。」不一會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牛將軍解糧已到荷葉嶺下了。」岳元帥舉手向天道：「真乃朝廷之福也！」

不一時，牛皋催遣糧車，上了荷葉嶺，在平陽之地把三軍紮住，對三位兄弟道：「待我先去報知元帥，就來迎見。」高寵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牛皋進營見過了元帥，將劉都爺本章並文書送上。岳爺道：「糧草虧你解上山來，乃是第一個大功劳！」吩咐上了功劳簿。牛皋道：「那裡是我的功劳。虧得新收了三個兄弟：一個叫高寵，一個叫鄭懷，一個叫張奎。他三個人本事高強，衝開血路，保護糧草，方能上山。現在看守人馬糧車，在嶺上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快請相見！」牛皋出營來，同了三人進來，參

見畢。岳爺立起身來道：「三位將軍請起。」遂問三人家世，高寵等細細說明。元帥道：「既是藩王後裔，待本帥奏過聖上封職便了。」遂命將糧草收貯。

自引三人來至五虛宮內，朝見了高宗，將三人前來保駕之事奏明。高宗問李綱道：「該封何職？」李綱奏道：「暫封他為統制，待太平之日，再襲祖職。」高宗依奏封職，三人一齊謝恩而退，一同元帥回營。牛皋上來稟道：「這三個兄弟，可與小將同住。」岳爺應允，就將他三人帶來人馬，分隸部下。金銀財帛，送入後營，為勞軍之用，專等擇日開兵，與兀朮打仗。當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昇帳，眾將站立兩旁聽令。元帥高聲問道：「今糧草雖到，金兵困住我兵在此，恐一朝糧盡，不能接濟。必須與他大戰一場，殺退了番兵，奉天子回京，不知那位將軍，敢到金營去下戰書？」話聲未絕，早有牛皋上前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昨日殺了他許多兵將，是他的讎人，如何去得？」牛皋道：「除了我，再沒有別人敢去的。」岳爺就叫張保：「替牛爺換了袍帽。」張保就與牛皋穿起冠帶來。

牛皋冠帶停當，就辭了元帥，竟自出營。岳爺不覺暗暗傷心，恐怕不得生還。又有一班弟兄們俱來相送到半山，對牛皋道：「賢弟此去，須要小心！言語須要留意謹慎。」牛皋道：「眾位哥哥，自古道：教的言語不會說，有錢難買自主張。大丈夫隨機應變，著甚麼忙？做兄弟的祇有一事相托：承諸位兄弟結拜一場，倘或有些差池，祇要看待這三個兄弟，猶如小弟一般，就足見盛情了！」眾弟兄聽了，含淚答道：「一體之事，何勞囑咐，但願吉人天相，恕不遠送了！」眾將各自回山。正是：鑿與萬里困胡塵，勇士勤王不顧身。自古疾風知勁草，由來板蕩識忠臣。

且說牛皋獨自一個下山，揩抹了淚痕道：「休要被番人看見，祇道是我怕死了。」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，倒也好笑起來：「我如今這般打扮，好像那城隍廟裡的判官了。」一馬跑至番營前，平章看見喝道：「咦！這是牛南蠻，為何如此打扮？」牛皋道：「能文能武，方是男子漢。我今日來下戰書，乃是賓主交接之事，自然要文縷縷的打扮。煩你通報通報。」平章不覺笑將起來，進帳稟道：「有牛南蠻來下戰書。」兀朮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平章出營叫道：「狼主叫你進去。」牛皋道：「這狗頭，『請』字不放一個，『叫』我進來，如此無禮！」遂下馬，一直來至帳前。那些帳下之人見牛皋這副嘴臉、這般打扮，無不掩著口笑。

牛皋見了兀朮道：「請下來見禮。」兀朮大怒道：「某家是金朝太子，又是昌平王，你見了某家也該下個全禮，怎麼反叫某家與你見禮？」牛皋道：「甚麼昌平王！我也曾做過公道大王，我今上奉天子聖旨，下奉元帥將令，來到此處下書。古人云：上邦卿相，即是下國諸侯；上邦士子，乃是下國大夫。我乃堂堂天子使臣，禮該賓主相見，怎麼肯屈膝於你？我牛皋豈是貪生怕死之徒、畏箭避刀之輩？若怕殺，也不敢來了。」兀朮道：「這等說，倒是某家不是了。看你不出，倒是個不怕死的好漢，某家就下來與你見禮。」牛皋道：「好嚇！這纔算個英雄！下次和你在戰場上，要多戰幾合了。」兀朮道：「牛將軍，某家有禮。」牛皋道：「狼主，末將也有禮了。」兀朮道：「將軍到此何幹？」牛皋道：「奉元帥將令，特來下戰書。」兀朮接過看了，遂在後批著「三日後決戰」，付與牛皋。牛皋道：「我是難得來的，也該請我一請！」兀朮道：「該的，該的！」遂叫平章同牛皋到左營吃酒飯。

牛皋吃得大醉出來，謝了兀朮，出營上馬，轉身回牛頭山來。到了山上，眾人看見大喜，俱來迎接，說道：「牛兄弟辛苦了！」牛皋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辛苦！承他請我吃酒飯，飯都吃不下，祇喝了幾杯寡酒。」來到大營，軍士報知元帥。元帥大喜，吩咐傳進。牛皋進帳，見了元帥，將原書呈上。元帥叫軍政司記了牛皋功勞，回營將息。

次日元帥昇帳，眾將參見已畢。元帥喚過王貴來道：「本帥有令箭一枝，著你往番營去拿一口豬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」王貴得令，上馬下山而去。元帥又將令箭一枝，喚過牛皋道：「你也領令到番營去拿一口羊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」牛皋也領令而去。正叫做：天子三宣恩似海，將軍一令重如山。

畢竟不知王貴、牛皋怎生進得番營，去拿他的豬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